

藏書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五之四十六

名將

吳漢

段熲

張遼

姜維

鄧艾

王濬

賀若敦

長孫晟

楊素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

○名將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未下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燕即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

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
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
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
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
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
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

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亡逐北所[illegible]
皆畔燕復歸田單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
安平君後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
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
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挿為士
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于何黨矣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嘗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

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

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然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白起　是大將才以坑降故貶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以後無歲不與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白起復將而伐趙攻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白詐坑

爲武安君矣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之民不
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
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
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
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
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
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
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
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

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四十九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

利口亂信

外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
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
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
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
衆取勝如神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
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百姓離心城
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
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

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

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君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而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

至此高功不得人身矣

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王翦

王翦少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使人爲反間趙果殺李牧使趙葱及顏聚代將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葱及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入秦秦

王使王翦攻王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旣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於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荆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

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秦二世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衛青附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之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駡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

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青爲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賜
青爵關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
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
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
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
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
郡封青爲長平侯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

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頭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

翕侯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不然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因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始封去病為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

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始益封去病、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賜校尉馬破奴五人、皆封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絶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稗將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又再益封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

天下之繇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
人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
歲元狩四年也上命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
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
皆屬驃騎後大將軍軍入塞計斬捕首虜凡萬九千
級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
功已多大將軍乃再又益封從軍吏卒封侯為官賞
賜復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

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

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

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

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

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

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

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
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
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
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
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
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云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

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
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
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
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
數人胡虜始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
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
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
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
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入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可恨可恨真人奴也）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

其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

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
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
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
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
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
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

○李陵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臣願罷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
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
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
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
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
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

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輩其中乃不知乎

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何必斬也）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黄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

人從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毋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

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
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
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
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
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
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
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
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

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耿弇

耿弇扶風人弇年二十一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況卽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

皆恐旣而見弇等光武大說乃皆以爲偏將軍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弇等遂從拔邯鄲光武入居邯鄲宮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

被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建武元年光武即皇帝位三年弇從幸舂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之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弇平侯遂遣弇與吳漢擊破富平獲索於平原降四萬餘人復詔弇進討張步弇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

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
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果自將
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
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
合戰大破邑軍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城
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

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勑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果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

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弘訏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

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
翼為伏以待步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
鉅眜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
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
軍郡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
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
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屯兵于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弇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耶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一儒生即召而問之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illegible]寵

漢復隨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幷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造次出迎漢即撝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
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
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
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之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仍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軍與劉
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

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

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陛下愼無赦而已及薨賜謚忠侯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將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賷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幷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

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人又賊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幷涼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

熲者、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言、京師稱爲長者、起徒中、復拜議郎、遷幷州刺史、六年、滇那等諸羌種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

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

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
往必驚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自
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
是爲癰疽伏疾畱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
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
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
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熲因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

脅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羌復敗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熲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且以恩降之、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顧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之分遣晏青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

侯邑萬戶熲行軍仁愛士卒病死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拜侍中司隸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代橋玄爲太尉會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幷及熲熲遂飲鴆死家屬徙邊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熲功乃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故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五